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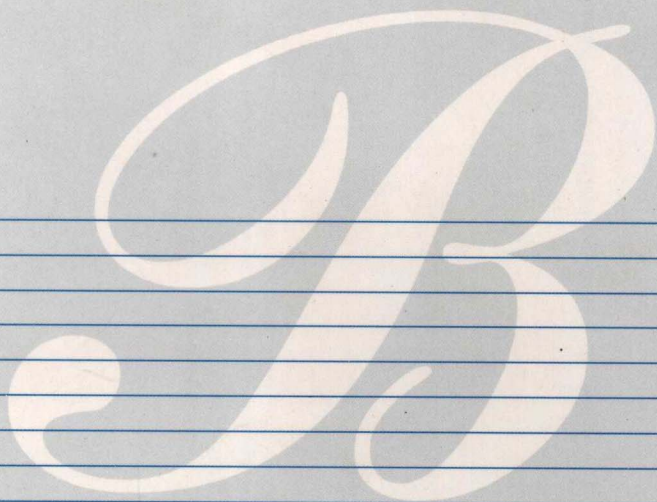


BAODELIYA
YUXIAOFEI
SHEHUI

鲍德里亚

与消费社会

孔明安 陆杰荣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BAODELIYA
YUXIAOFEI
SHEHUI

鲍德里亚 与消费社会

孔明安 陆杰荣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孔明安 陆杰荣 2008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孔明安, 陆杰荣主编.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8. 6
ISBN 978-7-5610-5282-2

I. 鲍… II. ①孔…②陆… III.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
学—文集 IV. B565.59—53 C913.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3262 号

责任编辑: 董晋骞
责任校对: 合力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网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抚顺光辉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辽宁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48mm×210mm

印张: 8.25

字数: 220 千字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10-5282-2

定价: 25.00 元

序言

现代社会的一位激进批判者

——鲍德里亚思想研究评述

孔明安 陆杰荣

2007年3月6日，当今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巴黎去世。这是继当今法国学界保罗·利科、德勒兹和德里达等著名学者相继去世后，法国文化界又一颗学术明星的陨落。

综观鲍德里亚一生，毫无疑问，应该将其划入当代学术大师的行列。有关鲍德里亚的学术经历及其背景，我们不打算在此再做详细交代，读者可以从本文集中当代美国学者凯尔纳的悼念性的文章中觅其足迹。我们仅就鲍德里亚在中国的影响及其地位做一简单的梳理和分析，以此作为对这位法国学者的悼念。

与法国其他著名学者在国内影响相比，鲍德里亚的学术思想影响及其地位似乎并不是那么的突出。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西方文化及其影响逐渐传入至我国，一大批西方学者多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就法国哲学而言，最为我们熟知的有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和梅洛·庞蒂等；其后，诸如结构主义的M·福柯、后结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和解释学家保罗·利科等诸多法国学者也渐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并加以研究。至于鲍德里亚，据我们了解，到9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有关鲍德里亚的研究还非常薄弱，专门研究鲍德里亚的学者也寥寥无几。应该说，鲍德里亚进入到国内学者的视野是与90年代之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和国内消费社会的形成密切相关的。国内第一

篇有关鲍德里亚研究的博士论文就是以此为题的；之后，鲍德里亚的研究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研究范围也逐步拓宽，并陆续有研究论文、专著和译著的出版。^① 当历史的脚步迈入 21 新世纪的门槛之后，鲍德里亚才以其独特、怪异和原创性的思想而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者之间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纷争。^② 现在，针对国内鲍德里亚的研究现状，谈一点我们简单的看法，以求教于国内学界同仁，并以此来推动国内鲍德里亚研究的深入。

一 鲍德里亚的学术地位及其影响

鲍德里亚的去世，为我们评价其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奠定了最终的基础。毫无疑问，他是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而具有“原创性”的学术大师之一。然而，就鲍德里亚在国内的影响而言，其影响远逊于其在国外的影响。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难以在此评述。重要的是，必须联系战后法国的两大思潮或流派，才能搞清楚这一问题。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鲍德里亚在国内的影响的确“晚于”现代其他法国学者，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鲍德里亚本人成名较晚。也就是说，相比于法国的其他同行，鲍德里亚的确出道晚了点。根据有关资料，鲍德里亚的成名作并不是他那本奠基性的博士论文著作《物体系》（1968），也不是随后而至的《消费社会》（1970）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3），而是源自他于 1973 年出版的，并于 1975 年被翻译为英文本的《生产之镜》。在此之前，可以说，鲍德里亚基本上并不为西方学界所了解和关注。此后，伴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流行，鲍德里亚才以其独特而怪异的风格及其言说方式引起西方学界的注意，并迅速走红于欧美各

① 有关国内外学界鲍德里亚的研究状况，请参阅高亚春著《符号与象征：鲍德里亚消费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引论”，人民出版社，2007。

② 有关鲍德里亚研究的不同观点，可参阅王国富：《当代中国视域中的鲍德里亚哲学研究——“鲍德里亚与消费社会”学术研讨会概述》，《哲学动态》2007 年第 11 期。

国。如此说来，至少我们可以说，鲍德里亚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到了 80 年代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关注的。那么，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法国学术界流行的是结构主义思潮，它是对此前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反动；从 60~70 年代末，与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相关的那些学者大都已声名远扬，其中就包括我们上述提到的福柯、罗兰·巴特和德里达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也包括诸如早在结构主义风靡之前，已经声名远扬的萨特和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的大师。然而回头来看，我们却惊讶地发现，鲍德里亚本人及其学术思想，却很难被归并到法国“存在主义”或“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两大思潮的行列之中。相反，在他一生 50 多本的著作中，其思想复杂多变、风格独特怪异。尽管鲍德里亚师从列斐伏尔，也算是法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门派之列，但综观其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我们仍很难将其简单地归入到法国“正统的”学术轨道之中。因而西方学界对鲍德里亚本人及其学术思想的了解和研究，也就显得相对滞后和不足，甚至出现误解和激烈的争论。由此来看，这既是鲍德里亚蜚声法国学界较晚的重要原因，也是他在中国学界影响迟至的理由。

二 鲍德里亚的写作风与思想的怪异特性

迄今为止，鲍德里亚著作的语言晦涩、风格怪异，基本上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他中后期的著作中。鲍德里亚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代表作《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集中体现了其隐喻晦涩的论述风格。80 年代之后，鲍德里亚的其他一系列著作，开始走向某种散文式的隐喻表达方式，这一点体现在其《命定策略》、《冷酷的回忆》、《完美的罪行》和《不可能的交换》等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阅读鲍德里亚的著作，我们可以感觉到其思想的“创造性”、“独特性”、“怪异性”和“反讽性”等特征。例如，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运用了大量的早期人类学的研究资料，特别是法国人类学家莫斯有关人

类早期活动中有关“礼物交换”的研究，以试图复活现代社会已经消失的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的礼仪和原则，并试图运用这一原则来衡量和评判现代社会。同时，他又运用这一原则来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鲍德里亚认为，虽然现代社会构成的层面上不再有象征交换，不再有作为组织形式的象征交换，虽然作为组织和构成形式的象征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或死亡了，但象征仍然时刻困扰着现代社会。他认为象征交换是：

唯一的大形式，在所有领域中都相同的形式，可逆性的、循环复归的、废除的形式——这一形式在各处都结束了时间的线性、语言的线性、经济交换的线性和积累的线性、权利的线性。对我们而言，它在各处都是毁灭和死亡的形式，这正是象征的形式。它既不是神秘的，也不是结构的，它是不可避免的。^①

鲍德里亚又说：

任何系统接近了完美的操作性，也就接近了自身的死亡。……追求总体完美是追求总体背叛，追求绝对可靠就是追求无可挽回的衰退：一切相关的能量都在走向自身的死亡。因此，唯一的策略是灾难性的，而不是辩证法的。必须把这些事务推向极限，它们在那里会自然地相互转化并崩溃。因为我们正是在价值的顶点才最接近双重性，因为我们正是在一致性的顶点才最接近那道转向的深渊，……我们必须在仿真中走的比系统更远。必须用死亡来反对死亡——这是彻底的重言式。把系统特有的逻辑变成绝对的武器。^②

①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前言，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

②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前言，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

从上述引文中，人们足以看出鲍德里亚语言的晦涩，思想的独特、深邃和怪异。初读起来，鲍德里亚的论述似乎具有某种思辨式的辩证风格，但仔细研读则发现，鲍德里亚有关象征这一“大形式”的论证，有关系统的终结和死亡的观点，有关“象征交换与死亡”关系的论述，有关象征交换的含义及其特征，以及象征与仿真、实在等的关系，特别是象征、系统性、辩证法和玄学等关系的论述，并非如我们所理解的辩证的视角。鲍德里亚的有关诸概念及其思想，本论文集中已有部分梳理和详论，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赘述。但我们想强调的是，迄今为止，国内此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需要后来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同时，也体现在其他的著作中，如《命定策略》、《完美的罪行》和《不可能的交换》等著作中。而在《完美的罪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鲍德里亚逐渐从其早期的人类学、社会学思考进入到了纯形而上学或玄学的思考。初读鲍德里亚的语言论述，我们简直如坠云中雾里，不知其所云为何。这里试引一段：

如没有表面现象，万物就会是一桩完美的罪行，既无罪犯、无受害者，也无动机的罪行。其实情会永远地隐退，且由于无痕迹，其秘密也永远不会被发现。然而，恰恰此罪从来就不是完美的。因为万物由其表象露出了马脚，这些表象是其不存在的痕迹，也是虚无延续的痕迹。因为虚无本身、虚无的延续都留下了痕迹。因此，万物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尽管它躲在表象之后，还是让人看出其真面目。^①

这里，鲍德里亚论述的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罪行问题，而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从虚拟实在、虚物和实在界的关系问题，进

① 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6页。

而引申出形而上学有关实在的真实性和虚假性问题。但即使如此，鲍德里亚行文的晦涩和费解可见一斑。

更有甚者，鲍德里亚还将其怪异的思想发挥至极致，并不时对现实世界发表惊世骇俗的言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海湾战争爆发之后，鲍德里亚曾抛出《海湾战争未曾发生》（1995）的论断，认为第一次海湾战争只是传媒制造的一场影像战争，这一把符号与现实的断裂发挥到极端的判断使他更加有名，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非议，使他成为现代大众媒体争论的焦点人物。而在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在全世界都为“9·11”事件震惊而哀悼悲痛之时，鲍德里亚却语出惊人，更是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在常人看来“大逆不道”的言论。他在“9·11”之后专门出版了一部《恐怖主义的精神：双子塔的安魂曲》（2002）之作。鲍德里亚在书中大胆地说到，美国的“9·11”事件是一次真正让人亢奋的高水准事件，“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它打乱了历史的节奏，从象征主义和黑色幻想的意义上说，它是一切事件之母”。尽管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但它能反映出美国全球化本身的不道德。尽管许多美国人都没法理解他的观点，但他仍然不减对美国问题的热情。甚至于他 2007 年 3 月份的去世，英国媒体不无讥讽地回击到：“鲍德里亚没有去世”。这些虽是极端的例子，但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得以窥见鲍德里亚的怪异风格和独特之处。

因此，上述所论足以使人看出，这位刚刚去世的法国文化名人的著作和言论，是如何的“怪诞和荒唐”，但同时又不乏深刻性和思想性。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鲍德里亚的现象。

三 鲍德里亚思想的复杂性及其跨学科特征

综观鲍德里亚一生的学术生涯，我们很难将其定位于某一学科领域。他既不是一个纯哲学家，也不是一个纯社会学家，更不是一个纯科技哲学专家；而是一个在文化领域耕耘的跨学科原创性的思想家。

对此，鲍德里亚在《冷酷的回忆》Ⅱ中也对其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做了总结。他说他自己

二十岁是玄学家 (pataphysician) ——三十岁是情景主义者 (situationist) ——四十岁是乌托邦主义者 (utopian) ——五十岁横跨各领域 (transversal) ——六十岁搞病毒和转喻 (viral and Metaleptic)。^①

这里且不管鲍德里亚给自己的学术历程如何定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一生学术兴趣众多，思想复杂多变。就我们所知，国内学者的鲍德里亚研究，大都还是局限在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他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征等方面。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却愈来愈感到，鲍德里亚的思想决不仅限于上述几方面，其领域之广、思想之多变复杂，远超出我们所知。我们认为，鲍德里亚的思想及其发展至少涉及如下几个领域：

- 鲍德里亚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关系
- 鲍德里亚有关社会学和消费社会的研究
- 鲍德里亚有关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
- 鲍德里亚的美学思想研究
- 鲍德里亚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
- 鲍德里亚的文化哲学或文化人类学的思想研究
- 鲍德里亚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关系
- 鲍德里亚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
- 鲍德里亚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 鲍德里亚的技术哲学思想研究
- 鲍德里亚与女权主义研究

以上诸方面，仅是我们的看法，也许并不能完全覆盖鲍德里亚研究的方方面面。但无论如何，我们提出上述几方面，其目的是

^① J. Baudrillard, *Cool Memories II* (1987~1990),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83.

想表明鲍德里亚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并试图为今后的鲍德里亚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开阔的研究视域，至于是否妥帖，还请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地给予补充或纠正。

四 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阶段划分及其核心思想的纷争

必须承认，这一问题既是国内外学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同时，也是鲍德里亚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这里只是尝试性地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具体而言，我们还是倾向于将鲍德里亚的思想发展做三个阶段的划分：第一个时期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中期的《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到80年代初；第三个时期从80年代初的《命定策略》直至其生命的终结。

在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鲍德里亚师从列斐伏尔这位日常生活研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因而我们遵从传统看法，认为鲍德里亚在此期间的思想立场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他在这一时期，的确还没有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决裂，这一点可以从其早期著作《物体系》、《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窥其端倪。在《物体系》中，鲍德里亚从具体的物逐步进入到“符号”领域，突出了符号的地位和价值，这一观点逐渐延伸至之后的《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至少在《消费社会》中，我们不仅看到“符号价值”和“符号消费”等论证，同时，也能看到马克思主义有关“异化”的影响和影子，特别是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有关“布拉格的大学生”一节的论述，仍然体现出他受制于“异化论”的影响，当然，这一“异化”是由于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人的异化。鲍德里亚说：

《布拉格的大学生》出色体现了异化程式，即被商品逻辑支配着的工业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化的模式。……但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那么他也是彻底异化的世纪。……消费并

不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而是享乐主义的、倒退的。它的过程不再是劳动和超越的过程，而是吸收符号及被符号吸收的过程。……在消费的特定模式中，再没有先验性、甚至没有商品崇拜的先验性，有的只是对符号秩序的内在。……在消费的几何场所，在那里个体不再反思自己、而是沉浸到对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视中去，沉浸到社会地位能指秩序中去等等。在那里他不再反思自己，他沉浸于其中并在其中被取消。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①

由此可以看出，鲍德里亚这里谈论的仍然是个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但这一“异化”不再是马克思在19世纪所谈的资本统治下的异化，不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论的“物化”而导致的“异化”，也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谈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商品化和技术化导致的人的异化；而是直接进入鲍德里亚自己的“符号”王国所统治的个体的“异化”，也即他所谓的消费社会时代的“个体不再反思自己、而是沉浸到对不断增多的物品/符号的凝视中去，沉浸到社会地位能指秩序中去等等”。这里，个体因沉浸于符号消费而深陷于其中不能自拔，并在符号消费中丧失自我，也即他所谓的个体“在其中被取消”。当然，诚如鲍德里亚所言，这里所谓的“符号消费”下的异化，的确已不是被“商品逻辑支配着的工业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化的模式”，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从《消费社会》中窥见鲍德里亚“异化论”的影子，无论其受制于资本—商品逻辑，还是受制于物品—符号逻辑。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则是鲍德里亚对现代社会符号统治进行批判的具体化，是他运用现代符号学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和摈弃。总之，我们认为，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思想仍局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和外延。

^①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4~226页。

鲍德里亚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大约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具体标志是《生产之镜》（1973）和《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两本著作的出版，因为在这两本书中，鲍德里亚开始提出他著名的“象征交换原则”，以取代建立在劳动和现实性原则基础上的等价交换原则。象征交换原则的提出在《生产之镜》中初露端倪，而后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逐渐完善。象征交换原则一经提出，就成为鲍德里亚评判现代社会、批判现代社会的一把标尺和道德基石。无论其后期的观点和看法如何变化，鲍德里亚始终没有放弃这一原则，相反，他还在不断地强化这一原则。在《命定策略》（1981）、《透明的恶》（1990）、《完美的罪行》（1995）和《不可能的交换》（2002）等著作中，特别是在《恐怖主义的精神：双子塔的安魂曲》（2002）一书中，鲍德里亚用以立论并进行现代社会批判以及评价现代社会所发生的事件的尺度仍然是其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所提出的“象征交换原则”。特别指出的是，鲍德里亚 1976 年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中所提出的有关“象征交换与死亡”的复杂而诡异的论点，终于在时隔 20 多年后的美国的“9·11”事件中找到了回响和独特的范例证明。由此不难想象，鲍德里亚这位世纪末的“黑色幽默”的预言大师是多么地激动兴奋！

有关鲍德里亚思想的第二个发展阶段，目前国内外有多种不同看法。普遍的一种看法认为，鲍德里亚是从《生产之镜》一书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其思想开始发生转折。对此，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疑问。的确，从《生产之镜》以后，鲍德里亚在以后的著作中确实很少再提到马克思及其思想；其研究重心完全转移到了象征交换、大众媒体和形而上学的玄学等问题。从这点讲，以《生产之镜》来作为划分的标志，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认为鲍德里亚从《生产之镜》之后的思想发展进入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立场^①，或进入到了一种“后马克思

^① 这一观点可参考美国学者 D. Kellner, 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

主义”时期^①。这两种看法其实质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鲍德里亚从 1973 年之后，特别是 70 年代中期之后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撇开鲍德里亚本人在有关的专访中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不论，从文本的角度而言，从对《生产之镜》，特别是对《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的解读中，我们认为，鲍德里亚所提出的“象征交换原则”，也即他所谓的“大形式”，才是他力主的观点或立场。而“象征交换原则”是一个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而流行于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形式或制度。因而自《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之后，鲍德里亚的立场和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即追求原始的象征交换而不是“后现代主义”，或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

那么，如何解释鲍德里亚有关大量“后现代现象”的描述呢？这就涉及鲍德里亚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也就是他对现代性的激进批判阶段。这一转折以其《命定策略》（1981）的立场为标志。在该书中，鲍德里亚提出了物（objects）或客体对主体或人的报复的策略问题，也就是他所谓的“命定策略”或“致命策略”（fatal strategy）。这一策略彻底颠覆了笛卡尔哲学以来的近代哲学有关主客体问题上的看法，将主体对客体的支配和役使转换成了客体对主体或人的奴役或报复。我们知道，笛卡尔以来的近代哲学，特别是康德以后的近代哲学，主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康德甚至将这一胜利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不仅如此，近代哲学的胜利也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代性的全面胜利，现代性的这一全面性的胜利在 20 世纪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此，才有西方诸多学者开始对“现代性”及其利弊的反思。同样，我们认为，鲍德里亚这位法国文化大师，也在对现代性及其弊端进行反思；但他开出的药方并不是呼吁人们从“现代性”走向所谓的“后现代性”，也即诸

^① 这一观点可参考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境到符号之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如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等“后现代学者”所提出的立场；相反，他给人们指出的是一个业已消失的史前社会的社会准则或社会体制，即他所谓的“象征交换原则”。他把从莫斯等人通过原始的人类学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再加上巴塔耶等人的“耗费”的思想等，经过一番改头换面的改造和粉饰，以填补他在抛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等观点之后的理论空场。这里我们必须清楚的是，鲍德里亚的“反现代性”立场是确定无疑的，而且是非常激进的“反现代性”立场。但从逻辑而言，“反现代性”并不能逻辑而必然地推出他就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相反，“反现代性”既可以走向“后现代性”，也同样可以走向“前现代性”，也即鲍德里亚所倡导的已在现代社会消失了的“象征交换原则”。

这里，我们必须分清两个问题：一是鲍德里亚对“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思潮”的取向或态度，即他的理论倾向是赞同还是不赞同“后现代主义”；另一个问题则是他对“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中大量“后现代现象”及其表征的描述或揭示。毫无疑问，从鲍德里亚的大量著作中，我们看到的是鲍德里亚对所谓的“后现代现象”及其特征的深入分析和揭示，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当然可以说，鲍德里亚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研究者。但这并不能代替鲍德里亚对“后现代社会”的态度或取向。从理论倾向或态度而言，毫无疑问，鲍德里亚并不是一个主张对现代性加以批判而走向“后现代社会”的理论家，而是一个激烈地批判现代性，甚至是一个攻击后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技术统治，而力主回归到原始象征交换的“独特”而“怪异”的理论家，一个浪漫的乌托邦主义者。从“现代性”批判的立场出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力图恢复原始象征交换社会景象，或是一个渴望回到以“象征交换”为原则的原始初民社会的理论家和批判者；一个通过对符号、现代高科技、大众媒体和技术网络等诸多现代或“后现代现象”的批判性考察，以“象征交换”为原则的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一个在现代高科技所制造的虚拟景象笼罩下的激进社会批判者。当然，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鲍德里

序 言

亚对原始象征交换的浪漫追求及其普遍性的渴望，在 21 世纪的今天，注定是一幅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式的浪漫幻想。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辽宁大学)

2008—2—20

目 录

- 序言 现代社会的一位激进批判者 孔明安 陆杰荣 (1)
让·鲍德里亚 (1929~2007) D·凯尔纳 (1)
-

以死亡反对死亡：作为理论恐怖主义者的鲍德里亚

-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解读 张一兵 (11)
文明的挽歌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的解析 孔明安 (23)
荒诞玄学何以成为革命的理论？
——鲍德里亚的资本主义批判逻辑 胡大平 (37)
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 仰海峰 (59)
符号与象征
——鲍德里亚早期思想发展的双螺旋结构研究 高亚春 (66)
-

生产本体：我生产故历史在

- 鲍德里亚《生产之镜》的批判性解读 张一兵 (74)
“生产之镜”：一种意识形态？ 汪行福 (98)
马克思与鲍德里亚：两种不同的生产逻辑 孟庆艳 (119)
论鲍德里亚生产理论的本体论幽灵
——对鲍德里亚的方法论批判 王国富 (127)
-

鲍德里亚论“诱惑” 仰海峰 (137)

诱惑：女性气质的颠覆性策略

- 鲍德里亚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批判 夏莹 (145)
-